

在平缓叙述中埋下一把把利器

江子

艾伟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是我近期读到的用笔相当节俭的小说。小说里虽然有不少人，比如工厂里有八十多人，后面的话剧观众人数更多，中间也还会穿插其他的相关人等，比如俞佩华的叔叔、母亲、丈夫、儿子，黄童童的继父，但小说真正的人物只有四个。

方敏是个狱警，她的存在，是充当另外三人的联络员，起到穿针引线连缀和推动整个情节的作用，同时也为小说提供一个旁观者的视角；陈和平是艺术家，话剧编剧，小说通过他的话剧，似是而非地讲述了女主角的犯罪事实，试图探索女主角真正的犯罪原因。那是女主角犯罪事件艺术的、公共的讲述方式，它与女主角真正的犯罪原因形成了互文本，但女主角到底为何犯罪，小说并没有交代，成为永远的谜案。俞佩华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她曾经是化学老师，在26年前用安眠药和硫酸杀死了父亲死后与母亲可能有不正当关系的叔叔，然后结婚生子，直到17年前案发入狱。黄童童是小说的第四个人，她年轻，是个哑女，心智极不成熟，性格偏执刚烈，她杀了欺负母亲与自己的继父，一年前入狱，在狱中与俞佩华是工作搭档关系。证明小说极其节俭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它只写了两天，也就是小说所有的情

节仅在两天展开，人物形象塑造和人物关系与命运都在这两天之内完成。其中一天是俞佩华出狱前一天，地点在监狱，另一天是陈和平的话剧公映，俞佩华受邀前去观看，地点是剧院。这使得小说有了两幕剧的气质，是这部短篇小说无比迷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小说又写得极为繁复精确，每一步都机关重重，险象环生。小说的开头，语调十分平缓，写的是某个“厂房”早晨六点人们的情景：起床，穿衣服，折被子，洗漱……一个叫方敏的人对另一个叫俞佩华的女人说，你今天可以不去厂里。俞佩华说，还是去吧，最后一天了。接下来写工厂里的工作，产品是一种洋娃娃，俞佩华与一个叫黄童童的哑女相伴。黄童童知道俞佩华要离开显得有些恍惚，“做工时老是控制不住双手”，俞佩华从黄童童手中抢过玩偶做起来。……

这篇不到一万四千字的小说，到了篇幅的七分之一处，依然不动声色，没有暴露这座工厂的实质，和要表达的主题。虽然前面埋下了伏笔，写了“窗子很高”，方敏“用惯常的不容商量的口吻”说话，俞佩华“低着头”，暗示了工厂的特殊性及人物关系，可是有谁会注意呢。直到第二部分写到“有一个年轻的女警”进

来，“她的案子太骇人听闻”，小说这时候才图穷匕见，读者才意识到，所谓的工厂，其实在监狱里，那个让人误以为是即将退休的俞佩华，其实是一名第二天就刑满释放的女囚。厂子里的八十多人，都是因种种罪责接受刑罚的女囚——原本节奏舒缓的小说从此刻开始，变得紧张和陡峭了起来。人们由此知道了，作者并不是要写一部类似于工厂伦理与命运的、苏童《肉联厂的春天》式的小说，而是要在罪与罚中，在人性的险境中书写纠缠不休的爱与恨，展开追问与探寻。

一系列假动作，魔术师一样的障眼法，相当长的盘带过人……艾伟十分精到的写作手艺，让读者有了观看巨星主导的足球赛一样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艾伟保留了整个小说文本的力道。细致分析，它其实精心布局，在貌似平缓的叙述里埋下了一把把利器。通过这一系列利器的纷纷出场，作者一步步把小说推到巅峰，把人物劫持和逼迫到人性的悬崖之上，整个小说，到七分之一篇幅后，变得剑拔弩张，步步惊心。它们之间，是递进，是接力。它们互相配合，最终有力地呈现了俞佩华与黄童童之间那种病态的、坚韧的、不顾一切的、让人背脊发凉却又眼睛发热的爱。

俞佩华出狱前一个晚上从监狱高高的窗子射入的月光，小说直接写：“月光像一把刀子，插入这间小屋。”如此用力写月亮，却正与这篇小说的语境与主旨匹配。我以为这句话是这篇小小说的眼。俞佩华的心就像这间小屋，黑暗，呆板。“凭俞佩华的经验，在这里必须修炼到彻底的暗，彻底的无意识，才能熬过漫长的时光。”俞佩华对外面的世界，毫无留恋。可是，那个很可能跟她一样为了捍卫自己尊严杀死继父的哑女黄童童，那个才入狱一年、有可能一辈子出不去、性格又十分刚烈的黄童童，就是照进这间黑暗小屋的月光，也是插进这间小屋的刀子。

或者说，那月光由黄童童激发出来的母爱，如此汹涌，也如此锐利凶狠。当出狱后的俞佩华知道了黄童童离开了女子监狱，命运未卜，生死不明，那把刀子就在她的心里转动，它的力道，让她的面目变得狰狞，“几乎喊出了声”。

读艾伟过去的小说，一直觉得有一种潮湿的、粘稠的情绪。可是，这篇小说，干燥又干脆，仿佛一把刀子，优雅地在空中划动，准确又凶狠地扎中目标。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艾伟/著，刊发于《收获》2020年第四期）

呼唤公序良俗的罗曼司悲歌

陈德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呈现出百花盛开的崭新局面，各种流派的作家竞相登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文学创作景象。但是，在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的当下，长篇小说作品应以什么形式继续吸引读者，成为当今出版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近读陈民生先生的情感小说《情系何处》，不禁被书中的情感故事、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和错综复杂的叙事情节所吸引。作品的立意与表现形式更像是一曲呼唤公序良俗的罗曼司悲歌。

陈民生在《情系何处》中描写了外科医生程军的婚恋历程，他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但由于孩提时代结识的乡村女孩杨晓芹的出现，使小说主人公程军原本平静的家的港湾顿起波澜，从而揭开了程军悲剧人生的序幕。由此，作者发出了灵魂的拷问：程军究竟“情系何处”？

作品在表现主人公情感的一面的同时，也表现了作品中人物对待事业不懈进取的一面。如程军从事外科医生30年，精研医术，为病患进行了无数次的外科手术无事故，反映了他爱岗敬业的一面；乡村女孩杨晓芹在爱上程军以后，并没有出现世俗的那种让程军一味支付钱财的情节。她爱上程军是她的真情所致，这种畸形的爱情，甚至让她在离开程军后生下了女儿，她靠自己辛苦的家政工作，养活自己与孩子。作品对杨晓芹这位农村女孩真实纯朴情感的真实体现，是一段让人扼腕的悲情故事，是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的爱情叙事。

由于当年杨晓芹的离去，妻子刘燕的离世，导致程军恢复了单身状态，随之便发生了第三段恋情。这时，曾受过程军帮助安排工作的医院护士唐敏对程军袒露心扉，以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孩的本真本色，大胆发起爱情攻势，他们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马拉松式的恋爱长跑。当唐敏最终发现程军与杨晓芹的关系后，她遭受了一连串的情感创伤，本欲还要以晋升正高职称为由推迟结婚的程军，终于在医院领导兼他的师傅许院长的过问下，才答应与已经康复的唐敏领取了结婚证。故事虽然结束，但留给读者的却是几多感慨几多思考。书中也有对医疗体系的行业术语的应用、医疗器械及药品采购中的不正之风的揭露以及医院内部管理的一些生态进行了精准的表述。这与作者长期关注身边的工作环境是分不开的，正是这样独特的叙事结构形式，使作品才能够紧扣读者的心弦。

金无足赤，文学语言的组合更是如此。在阅读陈民生的作品《情系何处》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小说已经非常吸引读者，但如果作者想要使作品达到一个更高的境地，不妨对书中有些字句的运用，进行提炼或修改，这种疏忽往往会对作品造成一种硬伤。所以，期待作者若能在今后再版，可加以必要的完善。

（《情系何处》陈民生/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放养年代的生长及欢欣

晏杰雄

与以往叙述冷峻严厉风格不同，马笑泉新近的长篇小说《放养年代》梦回遥远的童年时代，依据刻在骨子里的童年记忆，描写那个特定年代里孩童的自由舒展状态，另显一种温情怀旧风格。小说记录了以任冲为首的一群孩童在飞龙县机械厂从出生到小学时的童年经历，以一种本色笔法写出了那种无父母严格约束、无学业压力的年代里小孩子们自由生长的快乐。小说以写孩童的成长为主线，穿插成年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将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城的生活面貌进行了一种复刻式的还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对孩子们的吃与玩做了全景图式绘笔：不仅用细致描写孩子们对吃的向往与享受，还以多样的游戏场景展现他们在街巷里奔跑嬉戏的畅快。马笑泉笔下的故事很具诱惑力，慢慢地你就被拉入他构筑的故事之中，变成了那群奔跑的孩子中的一个，享受着大地上传来的快乐。当然，在传达出生命欢欣的同时，也隐现一惯的湖湘

文化传奇血旺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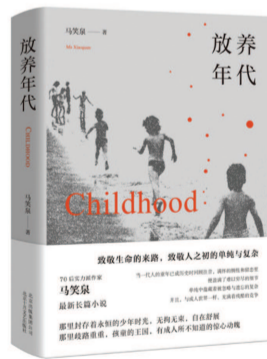
小说用细腻温柔的笔触描写他们对吃的渴望、着迷与不舍，展现了他们不加修饰和遮掩的自然本真状态。小说中有许多写吃的细节体现童趣和怀旧感，比如任冲考了好成绩之后家长奖励他橘子，冬天下雪时一群小孩子们乐此不疲地徒手掰屋檐上的冰柱吮吸，过年时大人们打发的糖果可以塞满整个衣兜。孩子们吃东西的动作有一个共同特征——仪式感，他们不是囫圇吞枣地吃，而是缓慢地、多方位地来品尝手中的零食，努力让手中零食的美味全部散发，唯有这样才是对零食的最大尊重。作者极力还原他的童年时代，表现那个年代里孩子们对吃的珍视和吃时的童趣，及对这种沉浸在吃中的美满状态的怀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县城的孩子们没有繁重的学业压力，他们的乐趣都是从与自然、与他人的交往中产生的。游戏很少在单人中产生，群体性是这个时代

成长中最显著的特征，小孩最害怕的就是被孤立，玩乐就在群体中不断被制造，友谊也在玩耍时渐渐加深。因此，当作者写到折纸飞机、玩彩色玻璃球、做弹弓、斗小鸡、看小蚂蚁厮杀、捉蚂蚱、过家家等游戏场景时，主角大多是以群像的形式出现的。读这部小说，最大的感觉就是热闹，无处不在的热闹，这是孩子们制造出来的人间烟火气。而作者曾经就是制造者之一，如今他只是尽可能真实地将其复刻出来。

除了对吃和游戏场面的描写，小说中还有很多处描写小孩打架的场景，作者以此揭示儿童世界里关于输赢和面子的较量，正如序言所说，儿童世界“单纯中蕴藏着被忽略与遗忘的复杂，并且，与成人的世界一样，充满着残酷的竞争”。有几处对主人公任冲的心理刻画，片段不多，却能清晰地展现出他隐藏在欢笑、斗狠状态之下的忧郁与不安。

《放养年代》的故事虽到小学时就截止，主人公任冲却已经历



了与好友绝交、被老师狠狠批评、失去成年伙伴、父母离婚等等事件，后来跟着父亲独自生活，仍然像以前一样顽劣，一样同人打架，可内心孤独感丛生，有一种深深地被世界抛弃之感。作者狠心地将世界的真相揭露给任冲，让他以这样的方式孤独成长。小说于充满童趣和温情的童年叙事中流露出成人世界的残酷，作者怀念童年的畅快舒展，却也不可避免地忆起快乐中裹挟着的一丝痛楚。总体来说，这部小说是自由的，是在向天空和大地展开怀抱，拥抱纯真与快乐。但小说中还弥漫着颓废与混乱的气息，压抑在笔间偶尔闪现。这种混乱气息来自成人世界，不可避免地散发给儿童，若隐若现，也无法擦除。

（《放养年代》马笑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